

肖志远

仰望一面面坡,一道道梁

一个人的高原

站在黄土高原的最高处,一个人,能站出一种高度。
举目。远眺。四野苍茫,群峰相拥。
迎面春风,张开手臂,吼一声信天游,撕破沉寂的天宇。
相信这种语言是幸福的。相对于高原千年来的孤寂,这种语言的幸福就像信天游一

样,可以想唱就唱,想怎么唱就怎么唱。
自由是开放的花朵。这种语言是透明,自由的,我能看得到一个人的心。
亮一亮嗓子,定一定音,不用苦想就能哼上那么几声,那调儿酸起来酸得要命,甜的时候会撩人心动,苦也能苦得让人心酸,辣就那么一股子耿直豪放的劲儿。
心烦或是高兴的时候,都会有不同的声音。

许多时候,我在努力念读着有关黄土高原的文字,试图寻求一种黄土文化的脉搏,及深扎高原的根。
我能看到的,有村落、窑洞、民歌、羊群,以及对一棵老槐树的感情,还有那年那月的事情,革命曾在这片热土升温。最后明白了纪念或是永志都该是我们后人的事,忘掉过去就是忘本。
想到这些的时候,我正围坐在一片绿地。

远处的村落炊烟升起,在夕阳的照耀下格外的金黄,村口的那棵老槐树,依旧在人们的供奉中粗壮,像一种信仰,一种祖辈相续的吉祥。
那一缕缕炊烟,曾饱满了我饥苦的童年,对面墙上的麦子,我时常像怀念已故的爷爷一样念及。而如今,那些树儿,已占据了我最平的心境和言语。
我很想成为一个歌者,无私的歌者。
面对高原,我想唱出一种风格,一种与生俱来的心吟。

喜欢绿,不单单是一种颜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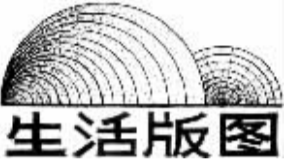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,我注定与绿有缘。若不是四年的林校求知生涯,加之七年的林业工作经历,现在,我不像以往一样总是在牢骚。说实话,此刻我应该在乡间,行走着一面面坡,一道道梁……
那些道路崎岖,却延续着幸福的村域;那些春风正起,迎来了寒意未消的第一抹绿;那

些农人忙碌着活计,一面而坡,一道道梁都绿树浓郁。
我喜欢这样,喜欢眼前这种原生状态的情形。独对高原的沟坡荣草思想,任思绪飞扬,回归生命最初的原色。
那一抹抹嫩绿,新生的希冀,每一片树叶都是一个奇迹。
喜欢绿,不单单是一种颜色。
黄土高原的风延续了千古的忧伤,一次次地迷茫彷徨,一次次地无所适从,一次次地反省渴望,一次次地付出奔忙。其实,这是一种成长。疼痛过才会明白心伤,才能知道该如何疗伤。
看惯了老黄风刮过的村庄,风沙尘埃满天飞舞的年月,那时的我,懵懂地从奶奶的话里得知,这老黄风就是凶神恶煞。
幼小的心灵伴随着成长而渐渐地熟知这片土地,读懂了生生不息生活在这方热土的人们,高原给予我耿直坚强的个性,高原的风

吹醒我忠贞不改的心志。
我时常会想:是什么样的理由?或是什么样的魅力?让我如此的付出而无悔。又会想:这需要理由吗?
一个人,一棵树;一群人,一片林子。
喜欢绿,不单单是一种颜色。
枯黄也曾是高原的色泽,高原的悲凉渲染出黄色无限的空旷、荒寂的格调,忧伤正是从这里开始。
如果艺术充满想像,我相信黄土高原会是一座艺术的殿堂,千年的历史可以有够多的想像。
单是枯黄与深绿的变迁,会是一副绚丽的画卷。
人类的和谐是大自然的和谐。
我需要仰望,仰望一面面坡,一道道梁。
在我眼里,不管是山杏、山桃、刺槐、沙棘、油松、侧柏或是柳树白杨,每一类树种,每一株树儿,都能在黄土高原上高高在上。

叶延滨

戴墨镜的脸



戴墨镜的脸,是对一张脸最重要的遮掩。就像天空不再有月亮,没有月亮的天空还是天空,就像房屋没有窗户,没有窗户的房屋还是房屋,比方说仓库或者牢狱,就像大河结了冰还是叫大河,只是寒风把流动的欲望冷藏在冰河的无声无息中。

只是,我们会发现,越是没封面的小说,越让我们产生阅读的好奇,特别是对那些戴着大宽墨镜的年轻女子。一般来说,女人戴墨镜,多是稍有姿色者,还年轻,一张原生态的脸还没有拉皮去皱的大整修。这时戴上墨镜,是一种自信甚至自恋。如果你离得远了,身材会吸引你的注意,身材会让自己在方圆十米内成为焦点。离得近了,脸上姣好的轮廓,年轻而透出青春气息的肤色,就足以让这张脸被不同目光一次次扫描。这就够了,藏起眼睛,就留下最重要的悬念,让那些观者好奇而稍有遗憾。当然,也藏起了一个女人的历史,如果她单纯,这双眼睛会让她泄露出她的胆怯;如果她饱经沧桑,这双眼睛会让那些走近的爱慕目光变得胆怯。现在年轻时尚的女子,穿着是越来越暴露,展示自己的美,当然希望有更多的回头率,成为目光的“猎物”。正因为如此,把最重要的眼睛藏起来,就是不正面回应对来者的撩拨者,好色也罢,好奇也罢,爱美也罢,世界这么大,什么样的鸟都有,都要目光对目光地一番应酬,累死了没有人回

刘学刚

鞋垫

母亲健康的时候,每年冬天,我都会有两双崭新的棉鞋垫。上面是长长的线头,就像春日茸茸的草地。下面是密密的针脚,一段绵长深邃的时间。

母亲把做鞋垫叫“割鞋垫”。割,其实是做鞋垫的最后道工序,好比割小麦收玉米一样。乡村看重最关键的一步。

母亲先把平日节余的碎布片找出来,平铺在桌子上,然后在上面均匀地抹上面糊,再铺好一层布片,如此三次,布片就厚厚的,像一面挡风的墙。冬日的阳光看似不紧不慢地晃着,厚布片却越来越硬实挺挺了。鞋垫样子,母亲早早画好了的。我的脚在废弃的报纸上踩,母亲拿笔环绕着我的脚划一圈,就是最合脚的鞋垫样子。按照鞋垫样子,母亲的剪刀,在厚布片上弯弯曲曲地走上两圈,就像大蒜褪去外皮,留下就是物质的核心。把一双鞋垫的雏形对折,重合,中间夹上四层麻袋片,用洁白的布片包裹了,再笔直地走上一条白线。两只鞋垫,就像菜园里的萝卜和白菜,隔着一些些篱笆,通过来来回回的风,倾吐着心事。

鞋垫上的图案,是母亲带着我的圆珠笔,托一个婶子画的,是盛开的桃花或者牡丹。红的,紫的,绿的,蓝的,无数根彩色的棉线在鞋垫上穿梭,这似乎意味着,脚下的路五彩斑斓。用菜刀从鞋垫对折的中间,均匀地小心地切开,两只鞋垫便灿烂在阳光下了。割好的鞋垫,大红大紫着,朴素饱满,是乡村晒出的节日的颜色。鞋垫对折着,塞了麻布片,也就留了足够的空隙,使得线头像茂盛的草,柔软,细腻。这是任何一种布料都难以企及的品质。

母亲给我割一双鞋垫,一般要用一个月

的工夫。每年都是这样。我把去年的抽出来,塞进新的鞋垫,就一脚踩在地上了。

鞋垫很轻,没有负担。18岁的时候,我曾经陷溺的天地开始向外界打开。我竖着衣领,像一只误入城市森林的黑乌鸦,把鞋子交给了异乡陌生的街道。我可能提着简单的行李,或者腋下夹了一本诗集。现在想来,这些年,我一直拴着的行李可能只有两件:我的梦和母亲的鞋垫。

是的,我以前是个诗人。我把鞋子写作船,蔑视或者航行。我把双腿夸张成了桅杆,俯视着地平线。我记得我没有写过鞋垫的。在脚底下,被油亮的皮鞋裹着,它不动声色,仿佛一直睡着,睡在乡村静谧而缓慢的时光里。

鞋垫不是诗,它是脚踏实地的生活。
冬天的风景是单调而枯燥的。母亲的鞋垫,与春暖花开的季节构成了一种颜色上的呼应。常常,一双睡在脚下不见天日,一双花朵一样绽放在窗台上的阳光里。好比我的两张面孔,一张面对自己,一张笑对别人。
其实,鞋垫就是鞋垫,它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定的含义。以前,寒冷总能从我的脚上打开缺口,然后顺着脚心直往上走,我的身体便晾在异乡的冷漠里。脚上满是裂口,像犁刀,一截坚硬粗糙的岁月。最难捱的是春天,柳树发芽以后,我的双脚也有一种蚯蚓一样的东西,在脚底游动。奇痒无比,心烦意乱。赤着脚,施施然走在冰凉的水泥地上,缓和自己一时之痒。

显然,母亲用一种棉质的关怀和绵密的体贴,在塑造着我的形状。我是一棵树,根须都浸润在柔软的水里。

走了这么些年,我一直走在母亲的鞋垫上。

易中天应邀为“语林啄木鸟”(《咬文嚼字》)推出的2008年度合订本作序,戏称作序之举,类似“落马贪官做反腐报告,有点‘反面教员’的意思”。学问事小,人品事大,所以出了差错,“该认错时就认错”。

易中天的这番表白,不是无病呻吟。《咬文嚼字》杂志,曾一口气指出过易中天在《百家讲坛》讲课时出的8处错误,比如将“力能扛(gāng)鼎”误读成了“力能扛(kāng)鼎”等等。而在不久前,有人因为易中天所著《品三国》中存在34处差错,侵犯了读者权益,而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。虽经法院判决,原告的诉讼请求被驳回,但易中天著书中存在错漏却是否认不了的事实。作为一个有学识有地位的教授,出这样的差错实在该知错认错。

然而,此前的易中天,似乎对读者的挑剔有些反感。就在前不久,针对重庆力彬起诉他《品三国》中的错漏,易先生就公开声称:“我会感谢读者力彬,但不感谢原告力彬。”话语中,表露出对读者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权益的反感,也表露出高居于普通百姓之上的傲慢。显然,比起那时,易中天现在的知错认错,大有长进。

其实,无论是对号称“语林啄木鸟”的《咬文嚼字》挑剔,还是对作为普通老百姓的“啄木鸟”的挑错,都应该诚心感谢。诚如易中天在《咬文嚼字》2008年度合订本序中说的那样,错误也有种种,有可以避免的,有无法避免的。但不管什么情况,错了就是错了。“咱的书出了错,给读者带来了不便,甚至有误人子弟之虞,该不该道歉?我看该。其实,向读者道歉,对咱们自己,也是有好处的。什么好处?提醒。”正因为挑错对作者是一种提醒,所以作者应该



自卑有多种,程度最深的一种是:吹嘘自己干什么都是天才。

【漫画】赵春青

刘明远

故乡的水井

铁桶。从井里打水是有技巧的。我开始打水时,为了保险起见,总是挑着钩担水桶再另外拿一根井绳,并绳其中一端有个环形的钩子,任你怎么甩,水桶也不会从钩里甩出来。后来慢慢跟着父亲学会了不拿井绳,用钩担直接挂住水桶打水。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,眼看水桶灌满了,桶祥却从钩担上脱钩了,水桶渐渐地沉入井底。这就比较麻烦,两手一抄,钩担在肩上颤悠悠、忽忽闪,也有失足的时候,因为家住岸上,挑水要登崖于头。有一次,刚刚下过一场薄薄的小雪,天寒路滑,上崖时一步没有踩好滑倒了,人趴在地上,水泼了个满地,十分狼狈。我看那些熟练的大人们打水,简直是在玩杂技。往井里放下钩担轻轻一晃水桶,水就满了,“噌噌”三两步就把水桶提了上来,直如探囊取物,手到擒来。他们挑水的步子也是轻盈的,有的嘴里哼着小曲,一只手持着钩担,一只手自然摇摆。有的根本不用手扶,两手一抄,钩担在肩上颤悠悠、忽忽闪闪、吱吱嘎嘎,那姿势,那步法,妙不可言,再村上朝晖夕阳作背景,远远望去,是一种艺术之享受。

井水之于村民,是须臾不可离开的宝

贵资源。村民们始终是怀着一颗敬畏、虔诚的心对待水井的。我见过一次淘井,那场面十分庄重。选好吉日良辰,挑出几个壮劳力,先烧上香,燃放鞭炮,然后用水压机把水抽干,再下人挖泥。人们神色严肃,谁也不敢多说话,只盼着早早疏通泉眼。村民们饮水思源,知道没井供水就无法活命。夏天,用柔柔的井水熬成稀稀的绿豆汤,喝下去解渴消暑,酣畅痛快;冬天,用甜甜的井水煮出稠稠的小米粥,喝下去去饥抗寒,温馨黏粘。

我是喝着故乡的井水长大的。那时,我也像井底之蛙,没有见过多大世面。但正是因为有了水井,才为井底之蛙提供了赖以生存和成长的条件。一旦井蛙走出井底,到外面精彩的世界去闯荡,才更加眷恋曾经的栖息之地。
随着时代的发展,故乡的水井早就被填埋了,村民们先是用了压水井,现在又用上了自来水,水龙头一拧,清水哗哗可直接流到锅碗瓢盆里,既卫生又方便更省力气。我为家乡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,同时又为水井的废弃感到莫名的遗憾。看来,家乡的水井只能深深地藏在我的记忆里了。

资讯快递

“流行歌曲创作大赛”总决赛5月拉开帷幕

本报讯(记者张究)由中国音乐家协会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“全国优秀流行歌曲创作大赛”,自去年6月启动以来,整体进展良好。截止至2009年2月17日,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华南、西北、西南,以及包括总政、武警、中直各单位在内的全国七大赛区的选拔赛已经全部结束,全国总决赛即将于5月拉开帷幕。

据主办方介绍,与以往不同,此次大赛主要呈现三个特点。一是规格高。大赛系国家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重点文化活动之一。二是影响大。全国设7个赛区,比赛

形式各具特色,参与者范围广泛,从80多岁的老人到10岁的小学生,从不具备专业素养的音乐爱好者到专业词曲作者,都积极踊跃地投入其中。据统计,7个赛区共征集了2万余首歌曲,选出了其中210首参加全国总决赛。三是创新性强。所有新作均在电视、电台和网络上推广,参加总决赛的作品都要经由群众参与投票,以大众意见为主选出。

大赛组委会将从5月8日开始,陆续在中央电视台直播14场总决赛。总决赛获奖作品将于5月23日的大型专题演唱会演唱。

“雷锋精神永恒”摄影展在鞍山举办

本报讯(通讯员袁艳 记者顾威)由辽宁省鞍山市粮食局、鞍山团市委、鞍山市军分区政治部共同主办的大型“雷锋精神永恒”摄影展,于日前在辽宁鞍山古玩城开幕。355幅珍贵的图片,详实记载了雷锋平凡而伟大的一生。在展出的雷锋生前学习工作照片、雷锋书

茂名石化职工获“书”赢天下总冠军

本报讯(记者叶小钟 通讯员钟大海)“书”赢天下——“方正科技杯”中外百家出版社“寻找优秀中文作者”网络征文大赛日前揭

晓,茂名石化职工龙泰良(笔名老强)参赛的长篇小说《痛与快乐的边缘》获得大赛冠军。此次网络征文大赛,一共收到了2199部著作,《痛与快乐的边缘》投票数达到219682。该小说即将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。

《解开和谐婚姻之谜》出版

本报讯 我们该如何理性地看待婚姻?我们该怎样追求和谐的婚姻?近日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解开和谐婚姻之谜》一书,试图探讨如何建立和谐的婚姻关系。

这本文约20万字的书,共分为“对中国爱情与婚姻观念的思考”、“和谐婚姻的提出与发现”、“静态的比较选择理论”、“动态的个人发展理论”、“新时代的爱情与婚姻”等5部分,主要包括:和谐婚姻假设、婚姻的基础性需求与供给、工作需求和供给与婚姻需求与供给的关系剖析、理解婚姻的本质、从和谐婚姻模型看自己的婚姻、如何提高我们的

婚姻质量、关于婚姻的九条建议等。作者提出了一个和谐婚姻的假设:如果夫妻双方对婚姻的需要都能从婚姻中获得很大的满足,这样的婚姻就是和谐的;如果夫妻对婚姻的需要只能获得部分满足,就是部分和谐;如果基本上得不到满足,就是不和谐。夫妻双方对婚姻的需要被满足的程度越高,婚姻的幸福度越高,反之亦然。

作者林殿平,现任华夏青年联谊工程副理事长、民政部全国婚介所协会高级顾问,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和和谐婚恋理论。(冷丁)